

## 第十回 憑好夢鬼窟全生

詩曰：  
共蒂花翻向日嬌，  
春光未盡忽蕭條。  
幾經墜雨階聲亂，  
況復淒風樹色飄。  
歧路孰攜蓮步怯，  
扁舟空載舊香漂。  
愁將淚眼看長別，  
一任浮萍去影遙。

黯然銷魂者，惟別而已。昔有詠行路難者曰：「閨中少年忽遠遊，羅幃半卷涼生秋。我獨何辜限河梁，即之不得徒憂傷。行路難，不在水，不在山，祇在生離死別間。」況且，女人家出路更與男子漢不同，又是在流離顛沛之際，其苦可知。然而要曉得，從來不但文人命遭磨折，即有才之女亦多顛連。天下有庸庸猥瑣之品而坐享癡福者，必是白丁與醜婦始得保富貴以終天年，安寢食以免愁慮耳。如此之人，則亦何足以存亡有無，為輕重哉。故倚妝不幸有此一番遷播流離，總是他錦章奇字，都化做啼香泣粉，原是自己才貌所致，於人何尤。

蘇東坡、韓昌黎俱命坐磨蝎，雖享文名，各受折挫，甚至降點流竄極於遠方，而執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止。然止足以彰其名譽之美，何曾損彼至德？總是滿前荊棘，境路不寬，惟有文人學士多罹此苦，非庸輩可以搶奪得去的。今以倚妝之才之美，即將蘇、韓大手筆例為並重，以稱鼎足，未為不可。

話說易水多虧了他姑娘，留在家裏，收拾從前孟浪春心，仍親書史，絕不似當初風魔故態，頗有發憤為雄的意思，這也不須提起。

一日，偶湊一位過往大官府回京，路從江南蘇州府經過，聽得父老歌頌前任巡方德政，遐邇合一，即漢之張綱、唐之李佑、宋之唐介亦不過是口碑載道，輿論僉同，誠當今聖朝之真御史也。這過往官府，已是擊節稱嘆。又聞拷問花案一宗，杖死首犯一名，其餘都置不問，說道：「祇這一案，可謂寬嚴得體，情法兼盡，雅不欲以書生妓女游戲之事，株連無辜。即此已便見鐵面所為，不惡而嚴之妙政。」致京中遍傳此事，總是極口讚歎察院的公明原故。不料滿城盡數曉得花案奇聞，無不盛傳新異，既奇其事，又奇其人。殊不知，袁令昭之西樓記中有品曲，盧次樞之想當然內有評花，何往非才人美女之佳致！正是：

看盡好花春臥穩，  
醉殘紅日夜吟多。

只有蘇州府一個客商，販了許多綢綾緞絹，往來京里字號店中發脫。其人生平專好的是尋花問柳，好說新文。正要束裝回南，祇聽得都中盛傳此信。錯會了主意，祇道是不好的消息，好不替倚妝輩懷著鬼胎，捷忙回來報知倚妝媽媽。媽媽心裏一口猜著，是母夜叉在京中幹下事來。驚得一家大小，哭個不了，淒淒慘慘，好不痛傷。大家都來埋怨倚妝。

倚妝被人埋怨不過，心中暗付，祇是放不下麗卿。但他已是出亡在外，天涯海角，一時何處尋覓？到不如我自己尋個自盡的門路，日後也省得貽累余郎。又想，我若死在家裏，縱不始貽累余郎，畢竟又要干連媽媽，此中也覺過意不去。不若同文娟、弱芳兩個商議，且相隨伴遠避他方，潛蹤滅跡，到路上看風使帆。或者天肯見憐，暗中指引，遇著余郎，也未可知。然雖如此，但未知他二人的心事何如。

因接文娟、弱芳到來，三人促膝而談。倚妝道：「汝等還記得前日席上之言否？盟誓猶新，神明可畏，倘一旦貪生叛盟，將狗彘不食吾餘矣。何況日下京中人回，花案一事都下盛傳，必有嚴旨部文，根究黨羽。麗卿若在，他還是個男子秀才，且有年家朋友還可覆庇我們。他今已遠避，若有官司口舌，一徑來尋我們，平康門戶是衙門中一碗爛飯，捉我到官，一口釘住我的身上要討麗卿，那時做我不著，使他得乾淨也說不得了。祇恐我被拘囚，解交不得，推麗卿到別個，我心不忍，又一時捏不出一個麗卿來。這叫做賣一個饒一個，獨木不成林，兩敗俱傷。我們三個生為寒盟之婦，死為薄情之鬼，何顏復見卓文君、李亞仙之輩乎！不若成陶結隊，或者萍蹤偶合，男女死生一塊，也不負一番金石盟言。」

二人聽了，泫然不止，決烈言之，說道：「我兩人止有一死以謝二生耳，夫復何言！」倚妝已曉得兩人志向，遂把速避的主意說出。二人無不欣從。相約已定，即忙草草收拾，悄悄地同行，僱了隻小舡，飄然長往，一任所之。惟願共住一方，覓個幽密所在。即不及避秦桃源，亦當作商山枯衲，所謂入山惟恐不深耳。或託村莊織紵，或就主家針指，或問賣詩文聊以自給，雖則愆期，於歸有待。三人正在舡中相約定了，祇見霎時間，那不作美的風浪，一時狂涌起來。那舡好像些甚麼？就像個蝴蝶兒，在半空中顛翻上下，把捉不定。正是：

憑空疊起千層浪，  
突地掀開萬頃風。

三人倉卒登舟，原是不曾出路慣的，到這時節，祇該穩坐舡中，任憑艣公做主還可支持。怎當他三人慌了，結做一團，跌來滾去。一陣側風，竟把這隻舡兒告乾千歲第一覆了。可憐倚妝三人，當此急流涌湍，又助狂風驟霎時間，俱為水中之浮梗，飄蓬而已。非甘抱石之投，棄葬江魚之腹。咳！可憐，可憐！你們要曉得，有才色的女子，就是死在河裏，那河伯雖甚不仁，亦不敢取以為婦。故此，弱芳沉在水底，祇見黑茫茫裏有一帶的去處，像有神明暗相扶導一般，隨流抵岸，攀援拯救到一間小小茅屋側邊。弱芳還是模模糊糊，如醉如夢之間，祇聽得耳朵裏有人對他說道：「岸上就是大悲菴了。」弱芳掙著起來，抬頭一瞥，看見果然是個奄觀的模樣，門前一個匾額，大書「大悲菴」三字。弱芳心裏想道：「既是大悲菴，定是女眾。」不覺欣感異常。他何人偏無人是誰管管

從何處來的，如何有這般奇異？從水得生，明係神護無疑矣。

祇見這菴裏面，祇有一個老尼姑。這尼姑夜裏忽夢見觀音大士，身底下坐著一朵蓮花，手裏捻著一個拂子。老尼姑向前慌忙頂禮。大士對老尼道：「菴門外有一個貴人的妻子，該汝速救。」那老尼聽見，雖打從夢裏驚將醒來，還不信得真，仍舊睡去。夢寐之中，又聽得唏噓哭泣的聲音，好像就在他床頭左右。及至披了衣裳，坐將起來聽聽看，並沒有一個人，然是作怪得緊。老尼祇得開出菴門，周圍探望，祇看見果然有一個女人，裙衫透濕，席地號咷。老尼諒夢中的言語，即忙扶進菴來，替他換下一身濕服，問道：「小娘子為著甚麼要緊事，便是這般輕身投水？」弱芳道：「奴家姐妹三人，要往親家探望，披風失水，以致如此。奴家得蒙憐救，果是再生。但不知我兩姐姐生死若何？好生記掛。」老尼道：「小娘子既是失水，如何又出得水面？其中必有原故。」弱芳道：「可知道怪異裏，奴家落水的時節，姐妹三人結做一塊，祇見水中許多散髮夜叉爭奪奴家三人。正在鬧奪之際，有一位金盔金甲的神道，手裏提著鋼鞭趕將來，喝退眾鬼，口稱：『三位夫人在此，不得無禮。』又對奴家三人說道：『三年之後，夫妻完聚。』先將奴家提挈周旋，推攏岸邊，得全性命。」那老尼聽見道：「果是奇怪！」也把大士夢中的言語細說一邊。各各驚訝。

弱芳就同老尼到佛前，拜謝顯應之事，願求菩薩一發救我兩個姐姐，並保佑丈夫功名遠大，夫婦團圓。又把老尼四拜為師，情願在菴裏皈依，因作《臨江仙》一詞，表白自家心事，說道：

明窗紙隙風如箭，幾多心事難忘。一爐繚繞見行藏，皈依雙合掌，頂禮頌空王。祇因今日成拋棄，王炷羸減玉消香。誰與訴衷腸？行雲終縹渺，羞共楚相將。

卻說倚妝、文娟還沉在水底，並沒一個出頭的去處。忽然起一陣大風，把他二人一浪打開兩處。那文娟正打在村落岸邊，岸上有一個賣豆腐的人家，婆老兒兩個，五更頭起來磨豆。那老兒走到河邊去汲水，忽然看淺水岸邊躺著一個人，覺有些呻吟求救的聲息，卻是黑地裏看不十分明白，連忙叫婆兒快取燈來。那婆兒聽見叫燈，祇道是丈夫跌在水裏，慌忙提了燈一步一跌跑到水邊。老兒道：「水裏漂來一個人在這裏。」婆兒把燈一照，祇見是一個失水的女人。兩個盡力將文娟抱起，扛到屋裏，尋些破衣破裳替他換了，忙把姜湯灌救醒來，問個明白。

那文娟好像似夢裏昏沉的，半個時辰方纔曉得人事，知道自己還不曾死，就對那兩個老人家，深深的拜了幾拜，謝他活命之恩。婆兒問文娟道：「我看小娘子不是尋常人家走出來的，原何這等短見？」文娟卻與弱芳的說話，不約而同也照依訴說了一番。祇見那兩個婆老兒自言自語，歡天喜地說道「這都是我們老夫妻兩口，一口準提齋，半世賣豆腐，並沒幫手，又無半點骨血，故此天公憐念，特送這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把我們做個靠傍。或者日後配得一個好後生，做了一對夫妻，便好頂我們的豆腐香火。」文娟也巴不得他二人收留，權時安息，再作區處。古語有云：

枳棘棲文鳳，  
沙潭寄巨鱗。  
隨緣且自過，  
時至一番新。

那些說話，且自由他，你道文娟、弱芳倒好了，那倚妝怎麼樣呢？終不然自他的主意，單把他一個沒救不成。其時，倚妝竟不知不覺，把這一陣風打到那裏去了？好笑得緊，卻不打在別處，一打打在一隻大座舡邊。倚妝半沉半浮，有氣沒力，看見是個舡舵，雙手抱住舵梢，身子還立在水裏，好像一朵出水的美蕖。

那裏曉得這雙舡，不是別個，就是蘇州府巡按老爺奉旨進京調用的舡。那老爺本籍原是山東，乘便回家。不期這夜裏夢見一個神道，手裏拿著一顆人頭，血淋淋望他懷裏丟將過來，對他說道：「你好好藏著。」霎時間，又祇見一個秀才，手裏捻著一把雪亮的鋼刀，趕將進來，把做官的劈頭亂砍，搶這顆人頭。做官的慌了，就摸出懷裏的人頭，打將過去，恰好正打在他的刀口上，把他的刀一口咬做兩段。那人頭替秀才接做一塊。做官的沒法處置，看見桌上祇有一頂簇新的紗帽在那一邊，就把這帽子雙手合在那秀才頭上。那秀才擔了這個頭，帶了這頂紗帽，搖搖擺擺，對著做官的作幾個揖，走了出去。正值駕長大叫一聲，驚將醒來，卻是一個怪夢。

你道那駕長三更半夜，為何大驚小怪叫喊起來？祇因倚妝在水裏把舵一扳，那駕長睡著在舵樓上，恰好被舵杆橫打了一下，帶夢喊叫起來，連聲「有賊，有賊！」舡上水手一齊掌火尋覓，照到舡舵邊，祇見有一個人將手緊緊抱住著舵，身子都浸在水中，連忙救起。原來不是個賊，是一個落水的婦人，生得十分標致，卻不象小戶人家走出來的。火速報知察院。

察院老爺著令進艙，問他是何等樣人家，緣何失水。倚妝瞞過前情，假話支吾，哀求憐救，若得容納為婢，伏事夫人，感恩非淺。那察院舡裏還有太夫人、夫人在裏頭。那太夫人、夫人做人極好，祇因未曾生得兒孫，極肯向善。故此兩人極力在做官的面前慫恿，要他收留在膝下。

就是做官的，一生行誼端方，毫無苟且之念，若把別個官府撞著倚妝，看了這般絕世的儀容，莫說自己又沒有兒子，就是有兒子，也要起私慾之心，收留在身邊做一個如夫人了。縱使夫人不賢慧，此女不順從，你道男子漢的心腸，又是繡衣公的聲勢，如何執拗得他，畢竟千方百計也要弄他到手。可耐撞著倚妝，又是個貞烈婦人，到這田地拚著性命尋一條死路。譬如前番落水老早死了，到今朝也還祇是多活幾日，就死也甘心的。這樣說起來，倒不是投生，反來投死了。殊不知其中有一個原故。假使做官的不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好人，那老天也決不引倚妝來到他舡上。還有一說，從來察院並不帶家眷，如何今日舡內又有家屬？祇因察院老爺尚有太夫人在家，平日奉事極孝，不忍久離膝下，故此將次回京，預先接到途中，舟中相會，一同進京，以便朝夕定省。舡泊水中，正擬解維，湊著倚妝的造化。若不是舡裏有太夫人與夫人在裏頭，察院老爺也決不肯收留，抑且不便收留的。你道這察院是何等樣人，瓜田李下，自衛極嚴，今倚妝投水，蒙他收救，這也算是一個大數。倚妝之一生，分離會合，都在這察院一個人身上。前番花案，置之不問，倚妝已荷幃幃；今此收留，從死得生，倚妝復蒙拯救。故察院實是倚妝的一個天大的恩人。倚妝一見夫人，便有主意，求他收納。就是倚妝這一雙眼珠，也是一些不差的。那夫人看見倚妝：

一團羞影，媚態千般。雙眉嬌蹙，雅韻無窮。豈湘妃之後身，抑水仙之同伴。滾花漂葉生香，蛟藏龍宮至寶。

夫人說道：「如此佳人，豈可不加培護？必當終始愛惜，令得一佳偶，以諧伉儷，方不負我一番留育之意。」太夫人與夫人欣喜異常，又幸得做官的兩心相合。但祇是察院轉展回思，昨夜這夢甚是奇怪得緊，說道神明把那人頭丟在我懷裏，明明是應在此女身上了？他如今投到我家，我如今收留在此做了女兒，卻不是在我懷裏麼？但是那個秀才來奪，情由未可知屬何應兆，難道我的終身結果，全在這女子身上不成？我試看此女，原不是一個落薄的人，我且留他在這裏以為夢中後驗。就對太夫人、夫人說道：「好將些新畫衣

服把他換了，叫他就拜我二人做了父母。」又吩咐一家男婦大小僕從人等，嗣後都以小姐稱呼。次日開缸，不提。

但祇是倚妝，在缸中一心想著麗卿，不知飄流何處，又記掛文娟、弱芳，不知存亡若何，甚是幽鬱。他道文娟、弱芳雖是多情，至於結伴尋芳，實出倚妝倡意，不料同舟遭覆，萬死一生，今幸我身，暫借一枝，憂喜交集。究竟此身怎樣結果？正是：

悲歡亦有姻緣在，  
歡處還從悲處入。  
顛倒機關人不識，  
請君細問夢中神。

三位才女豈樂行遊，祇因訛傳花案，慮有餘波。倚妝把事勢指畫，十分有理，不得已相約定了，撇下各家老媽，並不帶香閨珍玩，共抱貞信一心，堅不肯捨，逐寄此身於一葉，飄泛浮萍，曳浪而已。不料恩聚而偏散，求安而得危。天公有意，河伯多情。離離合合，千回萬簸，總是千古至趣。莫謂老天老實，不會做風流韻事，即我揮塵而談，無非代老天附會一二，絕非無影之嚼舌也。看官莫忙，且喜漸漸的好事近了。

---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